

左至右：小王玉蓉、张君秋、马连良、刘雪涛



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

(五十三)

京剧编导王雁：创作是通往不朽的道路

文◎麻雯

评剧《张羽煮海》荣获1955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导演奖；1956年，京剧《望江亭》，张君秋主演，并拍成了电影，成为张派代表剧目；1960年，京剧《赵氏孤儿》轰动全国，流传至今；执导京剧《海瑞罢官》，马连良主演；改编评剧《刘巧儿》，新凤霞主演，荣

获1960年文化部剧本奖；1961年，创作《赤桑镇》，大受欢迎，成为裘派和李派的代表剧目……

以上这些耳熟能详、广为人知的作品，均出自北京京剧院老一辈著名编导王雁之手。他可以说是北京京剧院的一大功臣，才华横溢，

将全部热情倾注在创作之中，作品常演常新、经久不衰。

如今，他已近92岁高龄。尽管年事已高并饱受糖尿病的折磨，但他依然思维清晰、妙语连珠。一个小时的采访中，我们的谈话始终伴随着欢声笑语。即使涉及不堪回首的“文革”岁月，老人也能一笑而过。他的才情、胸襟、气度非常人所能及也。

因“三改”结缘京剧

1924年，王雁出生于保定望都县，1936年，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同仁中学。毕业后，他考取了北京市青年文工团，成为一名歌舞、话剧演员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恰逢文化局来团里遴选干部，于是，王雁成为文化局戏曲科的一名工作人员。

经过一年的培训，他被分配到北京京剧团（北京京剧院前身）担任辅导员，推动“三改”工作。“第一，改人，改变戏曲演员的思想认识；第二，改戏，一些传统戏有封建迷信或不文雅的内容，需要重新整顿；第三，改制，旧剧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，比如班主任负责制，需要改革。”王雁回忆道。

初来乍到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对戏曲比较陌生，“在青年文工团演的都是话剧，得重新向艺人学习，跟戏曲演员打成一片，这样才好开展工作。”4位辅导员分别管理党务、青年团、行政和业务。王雁负责业务，日积月累，他的京剧知识逐渐充实了起来。演员非常欢迎辅导员的到来，因为他们也迫切地想了解党的政策，以及京剧未来的发展走向。



导演王雁

“北京京剧团是个大团，知名演员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张君秋、裘盛戎、赵燕侠都汇聚在此。我们来了，先要去熏陶，向艺人请教，充实戏曲知识。在‘改戏’的过程中，大家一起琢磨，探讨词句和表演上可商榷的地方。有的剧目修改多达二三十次，时间更是长达一年半载。这段过程，我受益良多，我们不仅仅是帮助戏曲演员进行改革，自己也在进一步向他们学习，一点点了解京剧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“戏曲是一种综合性艺术，有自己的表现手段，我认为戏曲的改革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。京剧的创作方法不是写实的，而是写意的。不直接去模仿生活，而是从生活中提炼，通过想象，把它变成艺术。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，可以千变万化。可以是桌子椅子，可以是门、是床，把桌子椅子摆起来，可以是桥、是山。这个感觉是怎么创作的呢？通过演员的表演，调动观众的想象，进入一个高深的境界。在戏曲里，四个兵士代表了千军万马，四个兵士在台上转一圈，等于走了千里万里。

戏曲可以通过写意的办法，让一个东西千变万化成若干个东西，很多在生活中没法表现的场景、故事，都可以在舞台上呈现。”王雁开始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门艺术。

不朽之路

不朽，是人生的终极追求，而创作，是通往不朽的道路之一。直到今天，由王雁编剧和导演的《赵氏孤儿》《望江亭》《赤桑镇》等剧目仍然活跃在京剧舞台上，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。

1956年，川剧团来北京演出《谭记儿》，张君秋观看之后，感觉很不错，便找王雁商量是否能将其改编成京剧。王雁一口答应了下来，并借鉴了元代关汉卿所著的《望江亭中秋切鲙旦》，投入大量精力，夜以继日地将剧本赶了出来。1958年，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将《望江亭》拍成京剧电影，张君秋将智勇双全的谭记儿永远地铭刻在了胶片上。

在元杂剧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和京剧《搜孤救孤》的基础上，王雁改编创作了《赵氏孤儿》。这是北京京剧团的重点剧目，囊括了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张君秋和裘盛戎四大头牌，可谓豪华阵容。消息传到社会上，戏迷无不翘首以待。1960年在香港首演后，好评如潮，一票难求。刚开始，裘盛戎扮演奸臣屠岸贾，但观众在情感上难以接受，还是强烈要求他扮演浩然正气的大忠臣。王雁思索良久，在剧本中添加了一位正直的老将军魏绛，满足了观众的愿望。“我魏绛闻言如梦方醒……”这段汉调二黄也成为《赵氏孤儿》中脍炙人口的唱段。



裘盛戎、马连良

《赤桑镇》的创作过程更加有趣。《铡包勉》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一出戏，讲的是包拯大义灭亲的故事。但每次看完之后，观众总是意犹未尽，难道铡完包勉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吗？王雁也意识到故事应当增加一个结尾，于是就创作了《赤桑镇》。故事讲述了包拯铡死亲侄包勉，其嫂吴妙贞闻知，恨包拯负义，赶到赤桑镇，哭闹不休。包拯婉言相劝，并晓以大义。吴省悟，叔嫂和睦如初。这出剧目由裘盛戎和知名老旦李多奎主演，唱功繁重，成为裘派和李派的代表剧目。剧中包公的“嫂娘年迈如霜降”等经典唱段广为传唱，这后续的包拯惩恶扬善的故事风靡全国。该剧历经时间考验，已成为中国京剧优秀剧目保留至今。

此外，王雁将夏衍创作的话剧《秋瑾传》和乌兰巴干的小说《草原烽火》改编成了京剧现代戏，更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厚的创作功底。

十年“文革”，无妄之灾

1959年4月，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，提倡学习海瑞“刚正不阿，直言敢谏”的精神。北京市副市长、历史学家吴晗曾多次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。在全国政协会上，马连良对吴晗说希望他能够创作一出关于海瑞的京剧。吴晗表示历史与文学不同，更何况自己对京剧也相当陌生。在马连良的坚持下，吴晗答应试试。

之后，王雁将吴晗提供的剧本加以京剧化，改写成了京剧舞台剧本。1960年，由王雁导演的《海瑞罢官》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首演，马连良、裘盛戎、李多奎、李毓芳、马盛龙、周和桐、慈少泉、郭元祥等名家通力合作，强强联手，盛况空前。

然而，谁也没有想到，5年后，这出大受欢迎的剧目竟然成为“文革”的导火索，吴晗、马连良等大家更是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刊登姚文元的批判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，将剧中表现的“退田”“平冤狱”同“单干风”“翻案风”联系在一起。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由此开端，与《海瑞罢官》有关的人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。

一夜之间，王雁由人人尊敬的知名编导变成了人人喊打的“三名三高”（名作家、名演员、名教授和高工资、高稿酬、高奖金）。

“突然间就靠边站了，一腔热情变成了凉水。”那段岁月是不堪回首的，红卫兵日夜看守，“坐飞机”、挂牌子、挨批斗……身体



左至右：张君秋、马连良、谭元寿、张洪祥、裘盛戎

和心灵饱受摧残。整整10年，王雁都在做一件事——打扫卫生，他日复一日地清扫剧团大院、公共厕所、食堂饭厅、剧院后台……“内心的痛苦和煎熬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，自杀也不是没有想过，因为根本看不到未来。”回忆往昔这段惨痛的岁月，老人的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，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。

“无妄之灾、飞来横祸”——王雁用8个字概括了那10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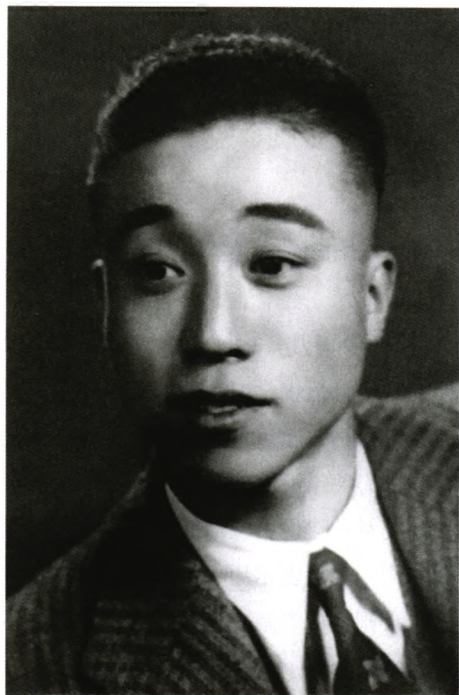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革”终于结束了，而王雁也面临着退休。“心灰意懒，身体也垮了，得了糖尿病。”王雁的那只生花妙笔再也没有提起来，

“我自己劝自己，再不满也没用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那么大的政治运动，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。连刘少奇、彭德怀、彭真……这些我敬仰的人都未能幸免。”

采访临近结束，护士进来为王雁注射胰岛素。“每天4针，打在肚子上。我肚子比较大，有挨针的空间。”王雁笑道，“我的乐观能让我面对黑暗的事情，我老说自己已经‘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’了。做编导的人必须心胸宽广，如果你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，根本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。唯有自己宽厚，才能书写美好，笔下的人物才能有一颗高尚的心。比如《赵氏孤儿》的程婴，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仍能大忠大义。”

“您最喜欢的一位作家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关汉卿。”老人回答，“京剧的很多故事都是从元杂剧里借鉴来的，所以要读关汉卿，就像一个话剧编剧需要读莎士比亚一样。”^②



年轻时的冯玉增

1921年生人，现年94岁高龄，冯玉增先生可以说是我采访的最年长的被访人。别看冯先生年近期颐，头脑和口齿仍然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待人和蔼可亲，亦不失幽默。作为老一辈的国家一级演员，采访时冯老对我说：“干我们丑行的，必须这心里、嘴上得清楚，要不吃不了这碗戏饭。”

冯玉增的父亲是一位做小买卖的生意人，若说做的什么小买卖？是专做小吃生意的。冯玉增回忆，那会儿到父亲那儿吃小吃的人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梨园行中人。父亲一直很爱看戏、听京剧，因此碰见梨园行的人就问，你看我儿子能去唱戏吗？梨园行的人瞧了瞧孩子，说您孩子肯定去得了。

话虽这么说，可冯玉增告诉笔者，真要想进梨园行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当时梨园行赫赫有名的学校是中华戏曲专科学